

岁月如歌

重逛红旗市场

■ 吴文生

腊月十二了。日子挨挨挤挤的,眼见着就要撞上除夕的门槛。空气里隐约浮动着年节特有的那种焦灼与甜暖混杂的气息。我忽然起了一个念头,想到红旗市场去走一走。这一念,像一颗投入静湖的石子,漾开的涟漪一圈圈都是旧日的波纹。算起来,竟有近二十年不曾踏足那里了。阔别,这个词用在这里,竟觉出一种与故人久违的、略带歉意的生分来。

红旗市场,在儋州那大镇,总归是有些分量的。它踞在镇子的正南面,从解放后直到九十年代初,近半个世纪的光阴里,那儿是挺热闹、挺稠密的地方。机关、学校、医院,都分布在它的周边,像众星拱着一轮散着人间烟火的月亮。那热闹是实打实的,是市声与汗气蒸腾出来的,不像现在有些商圈,亮晶晶的,却总觉得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。

这回想起来,心便先一步飞回去了,连带着飞回去的,还有七十年代初的光景。那时我刚在县总工会工作不久,单位里从通什和叉河氮肥厂调来两位同志。其中一位,家就安在红旗市场附近。那年头,那大镇的民居,多是砖瓦的平房,齐整整的,带着一种朴素的温厚。唯独这位同事的家,是一幢二层的小楼。这在当时,简直可以算得上是“豪宅”了,是街谈巷议里带着羡慕的“一流”。因他父亲是一位老革命,是解放海南的有功之臣。巧的是,我父母与他父亲竟是同乡故友。有一回,我陪着父母去拜访他父亲。心里不免先存了几分敬畏,想着是位了不得的人物。可见了面,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。老人极平易,笑呵呵的,脸上纵横的皱纹里,都蓄着暖意。他们聊的,尽是些故乡的旧俗,少年的趣事,哪道坡上的野果最甜,哪条溪里的鱼最肥。那些枪林弹雨、运筹帷幄的往事,仿佛被这温暖的午后阳光晒化了,融进了最家常的茶烟里。

我于是便成了那儿的常客。总爱蹭到老人身边,听他讲古。他讲得最多的,倒不是正面战场如何激烈,而是琼崖纵队如何派他去动员黎族头领。那是另一番凶险,一番智斗。要翻过多少座云雾缭绕的山,要趟过多少条蚂蟥横行的河,语言不通,便靠着眼神与手势,靠着最原始的、人与人的诚意。他说,那时心里就有一个念头,得让他们明白,我们不是外人,是一样想过上好日子的人。他说起如何与头领共饮山兰酒,如何在山塘边,用最朴素的道理,将“跟共产党走”这五个字,像种子一样,悄无声息地种进那片古老的土地里去。那些故事,没有教科书上的激昂,却像黎母山深处的老藤,虬结盘绕,透着生命的韧劲儿。那幢二层小楼,困了这些故事,在我心里便不止是一处“豪宅”,更成了一座小小的、藏着传奇的殿堂。

命运的流转,有时像市场里人流的趋向,不知不覺,便将你推到另一个摊位前。八十年代中期,我调到了那大镇工作,一待就是八年。这八年里,红旗市场于我,不再只是一处充满故事的去处,更成了一片需要躬身耕耘的“责任田”。我在这里“深入开展党的中心工作”,这话如今说来有些公文气了,可当时做的,都是极实在的事。整顿市场周边的脏乱差,那些堆积如山的烂菜叶、腥气扑鼻的鱼鳞污水,要和颜悦色地去劝说,也要雷厉风行地去清理。发动居民集资硬化路面,挨家挨户地走,磨破了嘴皮子,就为了雨天一脚泥、晴天一身土的小巷,能变得平整光洁些。我亲眼看着坑洼的土路变成水泥道,看着杂乱无章的摊点渐渐有序,看着市场的容颜,一点一点,在时代的催促下,变得精神起来。那变化是缓慢的,像植物的生长,每日瞧着不觉,某天蓦然回首,竟已是一片新绿了。

公事之余,我最大的乐趣,便是挎着一台旧相机,在市场里闲逛。我的镜头,最爱追逐那些卖海鲜、鱼干的渔姑。她们是市场里醒得最早的一群人,天还墨黑着,星星还冻得打颤,她们便从码头或家里赶来,带着一身海风的咸腥与凛冽。手脚麻利地将各种鱼货摆开,银亮的带鱼,金黄的鱼干,还在张翕的贝壳……然后,便亮开嗓子,吆喝起来。那吆喝声嘹亮而富有韵律,是市场一天最初的闹钟。我拍她们在晨曦微光里整理货物的专注,拍她们在正午烈日下额角晶莹的汗珠,拍她们与顾客讨价还价时生动的眉眼,也拍她们在生意间隙,端着粗瓷大碗,蹲在墙角匆匆扒饭的“风餐露宿”。那些瞬间,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与劳作的美。后来,这些照片陆续在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文化报》上露了脸,也在一些比赛里得了奖。旁人祝贺,我总说,是红旗市场成就了我。这话不是谦辞。这里的人间烟火,这里的勤劳坚韧,是我取之不竭的“生活源泉”,是滋养我艺术知觉的“摇篮”。那光影定格的,又何止是影像,分明是一个时代侧影下,最鲜活有力的脉搏。

思绪纷乱地飘着,脚步却已将我带到了如今的市场周边。果然,那句“今非昔比,旧貌换新颜”的老话,用在这里是再贴切不过了。当年放眼望去,尽是连绵的砖瓦平房,偶尔一两幢二层楼,便显得鹤立鸡群。而今,平房早已被一幢幢高楼大厦吞噬、取代了。那些楼宇贴着亮白的或深咖的瓷砖,玻璃幕墙反射着冷冷的、属于新时代的天光,气势俨然,却也有种拒人千里的陌生感。我凭着记忆,摸索到当年那位同事家的大致方位。眼前却是一家卖日用杂货的铺面,店主是位上了年纪的男人,听口音像是广东一带的。我犹豫再三,上前探问。他听我说起旧事,点点头,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说:“是啦,就是这里啦,好多年前的事喽。”我心头那幢藏着传奇的“殿堂”,在现实中,竟已蜷缩成这般模样。它夹在巍峨的楼群之间,显得那么低矮、那么局促,当年令人艳羡的“豪宅”,早已被奔涌向前的时代浪潮,淘洗成了普通的旧迹,静静地等待着最终的谢幕。

我沉默了一会儿,终究忍不住,轻声问起这家主人的近况。老商人手里剥着蒜头皮,叹了口气:“这家主人?不住这里啦。听说……前些年中了风,在医院住着,行动都不便了,哪里还能回来看看哦。”我心头猛地一紧,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了一把。眼前仿佛又想起那位和我共事两年多时光的故事。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,心里为他祈愿,愿他能康复,哪怕只是坐着轮椅,回来再看一眼父亲留下的家产。重振家业或许已是奢谈,但人能安好,便是岁月最大的慈悲了。

收拾起有些沉重的心情,我转身,真正走进了红旗市场的内部。眼前的景象,霎时将方才的感怀冲淡了许多。这里,依旧 is 沸腾的、喧闹的、生机勃勃的海洋。只是,这“海”的规模与秩序,已远非昔日可比。琳琅满目的年货,铺天盖地,将每一个角落都渲染成喜庆的红色与金色。春联、福字、灯笼,红得耀眼;各式各样的糖果、糕点、干果,堆积如山,散发着诱人的甜香;鸡鸭鱼肉,蔬菜瓜果,无不丰盈饱满,透着富足的光泽。物价比想象中更为平实,讨价还价声依旧热烈,却少了些过去的火气,多了点熟稔的默契。市场里分区明确,管理处的标牌醒目,穿着制服的人员不时巡行,地面也干净整洁。它像一个步入壮年的人,褪去了少年时的杂乱与莽撞,变得沉稳、有序,却依然保留着那颗火热而有力的心脏。

我在人潮中慢慢走着,看着人们脸上采购年货时那种专注的、期盼的神情,那是对团圆虔诚的预备。忽然便想起,明年是马年了。这红旗市场的景象,这儋州大地上的气象,不正合了那句老话么?一马当先,是这市场与城市追赶时代的步伐;万马奔腾,是这市井百业、千家万户焕发的活力;马到成功,则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,对即将到来的一年,最朴素也最热烈的祝愿。

离开时,日头已是晌午。回望红旗市场,它在暖阳的晖煌里,像一巨大的、温暖的蜂巢,嗡嗡地响着充满甜意的生活之音。旧日的故事在这里沉淀,新的日子在这里蒸腾。我知道,我还会再来的,在这人间烟火的寻常巷陌里,总有一些东西,如同那老革命故事里的信念,如同渔姑们眼中的光芒,如同这市场本身生生不息的叫卖声一样,是不会被高楼所遮蔽,也不会被岁月所轻易带走的。

快过年了,在外打工或经商的人纷纷回家过年,那条回家的路变得格外的亲切。

那天,我去到县城公交车站,回乡下老家过年。哪知,公交车站里人多起来,不光是住在县城的人回乡下老家,更多的是那些背着大包小包,一看他们就是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人。虽然他们在外奔忙了一年,还坐了几天一夜火车,而脸上依然出现了开心的笑容。这些公交车,是从县城开往各个方向的。对于他们而言,公交车将要到达的地方,就是他们那载着年味的回乡路。或许是对年的期待,或许是父母的呼唤,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,有一种“归心似箭”感觉,巴不得早点回到家中。

公交车比以前的班次多了,可因为人多每班车都十分拥挤。在公交车上,不但座位坐满还站着很多人,人们丝毫没有任何怨言,好像还显得十分开心。因为车上不只是拥挤,还散发出年的味道,让人们一下子就陶醉在年的氛围中。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,背着一个背兜上车,背兜里装着腊肉香肠;一位中年妇女那个透明的塑料袋里,装着的是炸得金黄的肉丸子,油润润地闪着光;还有一位大哥提着一大包水果花生,水果散发出浓浓的清香……这些味道,或许就是回家路上的味道,更是乡愁的味道。

我因为没找到座位,只能站在车厢里,也许是我站的地方人最多,这些味道就更浓。腊肉香肠的烟熏味,水果花生的清香味,火锅底料的麻辣味……它们交织在一起,我不知道这是在集市或是在公交车上,这些味道对于每个人来说,是再熟悉不过了。在这年关里,不管是在县城的大街小巷,或是在小镇乡村,到处飘浮着的都是这种味道。这种味道是充满人间烟火的味道,是带着乡愁与思念的味道,是幸福和美好的味道,更是过年时才有的味道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仿佛年就一下子到来了,心里却是满满的温暖。

我抬头看了看,坐在后排的一位中年男人,他旁边放着一个鼓胀得变了形的编织袋,用几道麻绳紧紧地捆着。他的脸上刻着长年日晒与辛劳的痕迹,他没有与人说话,而是静静地望着窗外,眼神那么的专注而亲切。此



岩间雪浪

(油画)

汪明强作

载着年味的回家路

■ 张儒学

馨香一瓣

时,他似乎在想着老家门前那棵光秃秃的枣树,孩子盼他回去的目光,还有妻子灶屋里忙碌的身影……想着想着,他脸上出现了笑容,这种笑容像水波一样,在他刻满辛劳痕迹的脸上漾成了幸福。此时,他心中的期许和思念,连同那只塞满了一年汗水的编织袋,在这条过年回家的路上,就有了分量,更有了温度。

这时,我听见前排座位上一个年轻人,用淳朴的乡音还略带外地口音,大声地接电话道:“快到了,快到了。妈,您莫站在村口等,天冷……”也许车里太嘈杂,我似乎只听清了这句话,这让我想起我的母亲。此刻,她肯定也在等着我回家,更在为儿女回家过年而忙碌着。洗被子擦窗子,收拾屋子打扫庭院,贴窗花贴对联。还早早地准备着腊肉香肠,水果瓜籽糕点……在所有的都准备好后,看着那些在外打工的人纷纷回家了,尽管知道我们要过几天才能回家,肯定也总忍不住向通往村口那条路上张望,巴不得马上看到我们的身影出现在那条路上。

公交车很快就到了村口,我看见好几个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也一同下了车。因为他们常年在外,虽然我们

是一个村也一同乘公交车回来,却相互都不认识。也许是他们很久没回家了,一下车就惊呼道:“哇,这条乡村公路却铺成柏油路了。你看,那条柏油路又宽又平呢。”我经常回乡下老家,似乎平时还没怎么注意,我也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,仿佛跟平日看到的不一样,这条新铺的柏油路像一条刚刚苏醒的巨蟒,温顺地伏在田野与丘陵之间,雨水将它洗刷得干干净净,映着两旁整齐的行道树和一幢幢小楼的倒影……这时,还不停有挂着各地牌照的小车开进来。我知道,这些车是在外打工或经商的人,他们也开着小车回家过年,那些车行驶在这条柏油路上,只有轮胎与路面摩擦,发出极轻微的沙沙声,看上去十分平稳一点也不颠簸。

我和那几位在外打工的年轻人,一起沿着这条公路往村里走。这时,我看见公路边有一位老人,他是我一位远房的叔公。他背着手踱着步,脸上是饱经风霜后的安详。我迎上去打招呼,他眯着眼认我,便拉着我在路边的石凳上坐下。他说:“快过年了,你看在外打工的人都回来了,村里这下好热闹哟。”他指着眼前的一切,感慨道,“以前咱村里人,做梦都想挤进城。现在你看——”他顿了下,下巴朝那片新居扬了扬,“还有好几个在城里挣了钱的娃儿,听说今年过年回来又要修新房了。”

我看他时不时抬头向村口望去,我问道:“叔公,你在等谁呀?”他摸出烟袋,慢慢卷着烟:“在这儿等我的孙子和孙媳妇,他们打电话说今天回来,估计快到了。”我说:“现在快过年了,大家要回家过年,火车票却不好买了哟。”他笑了说:“我孙子去年买了辆小车,他们今年是开车回来。我孙媳妇也拿了驾照,路上他俩换着开,这样回家过年就更方便了……”在我叔公说话间,又有几个背着大包的人路过,不用想他们也是从外地回来过年的。还有好几辆崭新的小车经过,有认识我们的还停车打了声招呼。

此时,夕阳的余晖从西边的山头漫过来,空气里满是腊肉、香油、炒货、年糕的气味,还有家家户户门上贴着的红红对联,点缀着这条载着年味的回家路,而故乡的石桥、溪流、白墙黛瓦,也成了他们回家过年路上最美的风景。

腊月糍粑香

流年似水

■ 谢先莉

在我的故乡江汉平原,进入腊月,就闻到了糍粑香。我从小最爱的家乡美食就是糍粑,虽然年近半百,常年在外漂泊,但每到腊月,我就会想念家里爸妈做的糍粑。想念的不仅仅是糍粑的美味,还有它的制作过程。似乎,那是一个连续剧,吃完糍粑才是终剧。来年,又重演糍粑剧,剧的主角是爸爸妈妈,其他配角很多,演出场地是小小的村庄。

在家乡,做糍粑重要的工具,是兑窝子和兑嘴。兑窝子,学名叫“臼”,用石头凿的一个鸟窝状器物,壁厚约五公分,我家那个对窝子重达百余斤。兑嘴,则是一块圆柱形石头,直径约十公分,一端打磨成圆弧形,用来捣糍粑。

打糍粑从泡糯米开始,用冷水浸泡一夜后上甑蒸,“甑”是我们家乡最古老的蒸饭工具,用木板箍的桶状器具。记忆中,糯米装满了一“甑”,上面用木锅盖盖住,土灶里木柴熊熊燃烧,火焰热情地舔着锅底,“甑”坐在大铁锅的开水里,浑身上下冒着热气。

在“甑”享受蒸桑拿的时间里,年幼的我和妹妹守在灶门口烤火,爸妈忙着清洗兑窝子和兑嘴,将一块木门板平放在桌子上,擦洗干净后在门板上撒一层细米粉。

等到糯米饭的香气在房间里萦绕,灶里的柴也烧尽了,留下火红的余烬,我放两个红薯进去,用火灰盖住,等着它们慢慢变熟。

结束了蒸桑拿的“甑”被爸爸抱下来,放在妈妈提前准备的一个大木盆里。揭开锅盖,饭香随着蒸气“井喷”出来,溢出了家门,飘荡在村子里,引来邻居围观。有时,看我们流口水,妈妈会盛一小碗糯米饭,拌上红糖,给我和妹妹一起吃。虽然糯米饭不如糍粑美味,但也满足了我们肚子上的馋虫。

在村邻们的围观下,打糍粑的“演出”开始了。只见爸爸在兑窝子内侧石壁抹上一层油,妈妈用铁瓢从“甑”里舀一瓢糯米饭倒入兑窝子里,爸爸双手抱着兑嘴,对着正中间的糯米饭杵下去,“滋——”一声,像是兑窝子在说话,一下又一下,“滋滋”声不断,像一曲劳动的赞歌。

不一会,父亲的额头冒汗了,母亲劝他歇歇。她弯腰用一双湿手翻动兑窝子里的糯米团,它们已经从米粒变成了米团。父亲脱了外套抱起兑嘴继续杵。等到糯米彻底融合成一团,看不到米粒,父亲的工作才告一段落。母亲把这个糯米团抱出来,放在洒了米粉的木门板上,趁热揉压成一个厚约三分分的圆饼,摊在门板上。然后,母亲又去从“甑”里舀一瓢糯米饭倒在兑窝子里,父亲又抱着兑嘴开始一起一伏的劳作……

一“甑”的糯米杵完,大约需要两个小时。还好,有围观的邻居偶尔接过兑嘴帮忙杵几下,父亲才得以喘口气。当某个人抱着兑嘴明显体力不支时,其他人就会起哄似的喊:“加油干! 呀嗨嘿!”在一片哄笑声中,换了一个人继续杵。那时我感觉打糍粑就像玩游戏一样好玩。

直到我十岁那年腊月,当我抱起兑嘴,才感觉到它的沉重,只杵了两下,就力不从心杵偏了,砸在了兑窝子的内壁上,掉下一层石粉在糯米团上,父亲连忙接过我手中的兑嘴,生怕我拿不住砸到了脚。

为了看打糍粑常常忘记别的事。再次生火做饭时,爸妈才发现我放在火灰里的红薯烧成了黑炭。

到了第二天,放在门板上的圆饼冷却定型了,就可以切了。先切成条,再把条切成块,这样,一块块的糍粑才真正“诞生”了。切好的糍粑留下一部分用井水泡着,可以吃到正月。其他的母亲会分成几份,分别送给城里的长辈,隔壁邻居家也让我送去一碗糍粑。似乎,那时的食物都是共享的。

我最爱吃的是红糖糍粑,在锅里小火慢煎到两面黄,然后一碗红糖水倒进锅,大火煮一会盛到碗里,一碗香喷喷甜丝丝的红糖糍粑,总是让我吃得停不下来。那柔软甜糯的滋味,是我一生难忘的乡愁。

出门在外二十多年,每年春节我都会回家。七十多岁的爸妈身体还硬朗,每年都会亲自打上一些糍粑,专门等我回去吃。新年又来了,我仿佛闻到了糍粑的甜香,迫不及待等着回家品尝那浓郁的亲情。

海南冬日的暖阳

■ 黄业敏

不像北方的阳光那样羞怯
躲在云层后 只敢漏几缕碎光
海南的冬阳 是个爽朗的故人
早早推开雾的窗 把金箔铺满沙滩

椰叶的缝隙漏下光斑
在沙粒上跳着细碎的舞
穿短袖的姑娘踩着浪
裙摆兜住满襟的暖
老人坐在藤椅上打盹
皱纹里都盛着阳光的甜

海水被晒得懒洋洋
把蓝铺开 又叠进波光
渔船泊在浅滩 像被暖阳吻过的贝壳
连风都带着暖意 掠过发梢时
悄悄说——这里的冬天
藏着春天的请柬

红色长篇小说连载 (109)

孤岛战旗红

■ 李盛华

“不!”詹汉行反而伸手过去,拍响了对方的桌子,怒吼道,“伏波将军就是我们詹家的先祖,你知道吗?这就是我们海南的历史!——请你们放尊重点儿!至少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吧!”

詹汉行挡开陈月娥的劝阻,站起来继续指着对方义正辞严地讲述着:……

路伏波一年后返回了大陆,当地的俚族头主就反了,杀了汉官,烧了朝廷郡府。后来第二个“伏波将军”东汉的马援又来海南岛,恢复两郡,重建岛治。可当他返回大陆一年之后,当地奴隶主拥主再杀汉吏,再焚郡衙。从此以后六百年间,我们海南岛失治失统,游离大陆,孤悬海外……只有到了南北朝时期,广东一带的百越首领、“岭南圣母”洗夫人和她的丈夫冯宝太守,奉命领旨,再出海外,回到儋州,在我们儋州重建“崖州郡”,倡导耕读,迁汉填崖,护民守岛。我们的海南岛,才真正回归到我中华民族母亲的大怀抱……

詹汉行加重语气,对造反派头头竖眉瞪目道:“那时候,广东冯、冼两家响应洗夫人‘迁汉填崖’的号召,都从大陆迁居到了海岛,分任两郡十县的官吏。冯白驹同志就是冯、冼家的后代,是古代英雄的后裔!冯司令员还把洗夫人‘我事三代(梁、陈、隋)主,唯一用好心’写成大条幅,无论走到哪里,一定悬挂在自己的作战指挥部里。说他搞地方主义,他的冯、冼祖宗是不会同意的,他的良心与血

诗苑撷芳

脉也不会同意!”

……

汉行累了,彻底蜷缩在破旧的藤椅圈里,塌陷了下去,萎缩了下去,闭上了眼睛。但他的内心里依旧强大无比,他依然认真真意切地对年轻的审问者喃喃细语道:“冯白驹同志每次到我们儋州,一定要去中和镇上的‘宁济庙’看看。他经常会对我们琼纵的指挥员背诵起洗夫人告诫后人的话:‘我事三代主,唯一用好心’……”

詹汉行再一次坐直了身子,用尽全身最后的气力拍向了对方的桌子,振振有词、掷地有声地说:“冯白驹同志是冯、冼家族的后代,他们世代对国家统一对海南福祉,怀有赤子之心,精忠报国!说他在搞地方主义,我一千个不同意,一万个不相信!”

被“铁背心”强力支撑的詹汉行,终于疲惫不堪,蓦然瘫倒在了椅子上。但他瞪圆了眼睛,却是炯炯发光,直逼对方,宁死不屈!

“照你这样说,这材料还怎么写哟?”审讯者茫然失措,互相间推诿抱怨了起来。“就照我刚才说的写,就是你们要写的‘黑材料’!”詹汉行斩钉截铁地答。造反派小将觉得似乎无法交差,便开始罗织其他的新罪名,问道:“冯白驹没搞地方主义,难道就没有当过叛徒吗?”(未完待续)